

官板

近思錄集解

天祿中

三

			九	漢
			三	書
			九	門
			六	
四	一	〇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二	九		漢	
八	三		書	
函	九			
一	六			
〇	四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396
冊數	4 (3)
函號	298 164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近思錄集解卷之五

新安 朱熹 原編  
建安 葉采 集解

克治 凡四十一條

此卷論力行蓋窮理既明涵養既厚及推於行己之間尤當盡其克治之力也

濂溪先生曰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

重乾相繼故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言君子體乾健而又健至誠不息此用乾

淺草文庫



之善者也。山澤為損，激於忿，象山之高必懲創之，溺於欲，象澤之深必窒塞之。此用損之大者也。風雷為益，遷善象風之烈，則德日長，改過象雷之迅，則惡日消。此用益之大者也。○朱子曰：乾乾不息者體也，去惡進善者用也。無體則用無以行，無用則體無所措，故以三卦合而言之。或曰：其字亦是其字。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通書○動而得則吉，失則凶。悔則過失而自咎，吝則私小而可羞，四者一善而三惡動其可不謹乎。

濂溪先生曰：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予謂養心不止於寡而存耳。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

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遺文○朱子曰：誠立謂實體安固，明通則實用流行。立如三十而立之立，通則不惑知命而鄉乎耳順矣。○或問：孟子與周子之言，果有以異乎？曰：孟子所謂欲者，以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人所不

能無。然多而無節，則為心害。周子則指心之流於欲者，是則不可有也。所指有淺深之不同。然由孟子之寡欲，則可以盡周子之無欲矣。

伊川先生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日。夫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

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朱子曰：而應乎外，謂視聽言動。乃此心之形見處，制乎外所以養其中。謂就視聽言動上克治也。上二句言其理，下二句是工夫。顏

淵請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或問：明知其不當視，而自接乎耳，則將如何？朱子曰：視與見異，聽與聞異。非禮之色，雖過乎目，在我不可有視之之心。非禮之聲，雖過乎耳，在我不可有聽



心之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已復禮。久而誠矣。人心虛靈。感應出入。無迹可執。操存之要。莫先謹視。則猶節也。苟物欲之蔽。交乎吾前。惑於所見。中必移矣。惟能制之於外。目不妄視。則神識泰定。內斯以安。久而誠。則實理流行。動容周旋。中禮矣。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人稟五常之性。本無不善。惟知識誘於外。而忘返。物欲化其內。而莫覺。由是所稟之正。日以喪矣。誘者。化之初。化者。誘之極也。知止者。知其所當止也。有定者。得其所當止也。閑邪於外。所以存誠於中也。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與戎出好。言凶榮辱。

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件。出悖來

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躁。輕肆也。妄。虛謬也。言語之發。禁其輕肆。則內靜定矣。禁其虛謬。則

內專一矣。樞。扉曰也。機。弩牙也。戶之闔闢。射之中否。皆由之。發言乃吾身之樞機。故一言之惡。或至於興師。一言之善。或可以合好。得則有吉。有榮。失則有凶。有辱。躁而傷於易。則誕肆而不審。妄而傷於煩。則支離而遠實。肆。縱情也。肆已者。必物件。躁之致也。悖。乖理也。悖而出者。必悖而反。妄之致也。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

士厲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

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文集○朱子曰。思是動之微。為是動之著。思是

動於內。為是動於外。○明哲之人。知其幾微。故於所思而誠之。一念之動。不敢妄也。立志之士。勉勵其行。故於所為而守之一事之動。不敢忽也。順理而動。則安裕。從欲而動。則危殆。守於為也。造次俄頃。而克念不忘。戰兢恐懼。而自持不失。誠於思也。習。



謂脩於己性謂得於天習與性合則全其本然之善而與聖賢一矣

復之初九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伊川易傳曰陽

君子之道故復為反善之義初復之最先者也是

不遠而復也陽往為剝陽來為復復卦乃善之返初爻乃復之先過而先復是不遠而復也失而

後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唯失之不遠而復則不

至於悔大善而吉也人必有所失而後有所復既有失則不能無悔惟未遠而復故不至於悔

乃元吉也顏子無形顯之過夫子謂其庶幾乃無祇悔

也過既未形而改何悔之有有過而知之敏改之速不待其形顯故無悔也既

未能不勉而中所欲不踰矩是有過也然其明而

剛故一有不善未嘗不知既知未嘗不遽改故不

至於悔乃不遠復也學問之道無他也惟其知不

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易傳下同○不待勉強而中乎道從心所欲而不過乎則是聖人之

事無過之可改者也顏子未能及是故未免於有過然其明也故過而必知其剛也故知而即改

晉之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伊川

易傳曰人之自治剛極則守道愈固進極則遷善

愈速如上九者以之自治則雖傷於厲而吉且无

咎也嚴厲非安和之道而於自治則有功也以陽居上剛之

極也在晉之終進之極也剛進之極動則為過惟可用之以自伐其邑伐邑內自治也以是自治則守道固而遷善速雖過於



嚴厲吉且无咎雖自治有功然非中和之德故於真正之道

為可吝也剛進之極有乖中和終為疵吝

損者損過而就中損浮末而就本實也天下之害

無不由末之勝也峻宇雕牆本於宮室酒池肉林

本於飲食淫酷殘忍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

討凡人欲之過者皆本於奉養其流之遠則為害

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流於末者人欲也

損之義損人欲以復天理而已損卦象傳天下之事其本皆出於天理民生日用之常治道之不可廢者其末流則末勝本華勝實人欲勝天

理其害有不勝言者矣故損之為用亦惟損過以就中損浮末

而就本實損人欲以復天理耳

夬九五曰苒陸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

未光也傳曰夫人心正意誠乃能極中正之道而

充實光輝若心有所比以義之不可而決之雖行

於外不失其中正之義可以无咎然於中道未得

為光大也蓋人心一有所欲則離道矣夫子於此

示人之意深矣九五與上六比心有所昵未必能正特以義不可而勉勉決去之意亦未必誠也但

九五中正故所行猶不失中正之義僅可无咎然心有所比不能無欲其於中正之道未得為光大聖人發此示人欲使人正

心誠意無一毫繫累乃能盡中正之道充實而有光輝也



方說而止節之義也。節卦象傳兌上坎下為節兌說也坎險也見險則止矣人惟說則易流方說而能止是節之義也

節之九二不正之節也以剛中正為節如懲忿窒

欲損過抑有餘是也不正之節如嗇節於用懦節

於行是也。九二以剛居柔在節卦是為不正之節也懲忿窒欲損過抑有餘者節其過以就中此剛中正之節也節於用而為吝嗇則於用有不足節於行而為柔懦則於行有不足此不正之節九二是也

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

不行焉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可也此原憲之

問夫子答以知其為難而不知其為仁此聖人開

示之深也。經說○克伐害伐驕矜怨忿恨欲貪慾四者皆生於人心之私也天理流行自無四者之累則仁矣四者有於中而能力制於外則亦可謂之難能然慾之根未除故未可謂之仁○朱子曰克已為仁者從根源上便斬截了更不復萌不行者但禁制其末不行於外耳若其本則著於心而未能去也

明道先生曰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

多少為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

得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者是大賢。遺書下同○義理者性命之本

然客氣者形氣之使然

或謂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於暴厲

明道曰只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也。學以立志為本而後氣質

近思錄卷五

六



可變

人不能祛思慮只是吝吝故無浩然之氣吝則為私意小智所

纏繞而無浩然正大之氣

治怒為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

懼怒氣盛則不能自遏懼氣怯則不能自立故治之皆難然已私既克則一朝之忿有所不作矣物理既明則非理之懼有所不

動矣

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將

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箇麤礪底物方

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為小人侵陵則修省

畏避動心忍性增益豫防如此便道理出來

邵康節先

生名雍字堯夫解詩小雅鶴鳴篇君子與小人處為小人所侵陵則修省其身者必謹畏避小人者必嚴動心而不敢苟安忍性而不敢輕發增益其所不能豫防其所未至如此則德日進而理日明矣

目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便與克下室中率置尖

物須以理勝他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人有目畏尖物者明

道教以室中率置尖物習見既熟則不復畏之矣克己之功類當如此

明道先生曰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己豈可任職分

專務責人而不知責己是捨己職分而憂人之憂者也

舍己從人最為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



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朱子曰。此程子為學者言。若聖人分上。則不如此也。

九德最好。臯陶曰。亦行有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

莊栗。則寬不至於弛。和柔而卓立。則柔不至於懦。愿而恭。則朴

愿而不專。尚乎質。亂治也。亂而敬。則整治而不徒事乎文。蓋恭

著於外。敬守於中也。馴擾而毅。則擾不至於隨。勁直而溫。則直

不至於訐。簡大者。或規矩之不立。今有廉隅。則簡不至於疎。剛

者。或傷於果斷。今塞實而篤厚。則剛不至於虐。強力者。或狗血

氣之勇。今有勇而義。則強不至於暴。蓋游氣紛擾。萬有不齊。其

生人也。有氣稟之拘。自非聖人。至清至厚。至中至正。渾然天理

無所偏雜。蓋自中人以下。未有不滯於一偏者。惟能就其氣質

之偏。窮理克己。矯揉以歸於正。則偏者可全矣。是

知學問之道。在唐虞之際。其論德已如是之密矣。

饑食渴飲。冬裘夏葛。若致些私吝心在。便是廢天

職。食飲衣服。各有當然之則。是天賦之職分。也。有一毫私己貪吝之意。即是廢天職。

獵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

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因見果

知未也。本註云。明道年十六七時。好田獵。十二年暮歸。在田

野間。見田獵者。不覺有喜心。○周子用功之深。故知

不可易言。程子治心之密。故能隨寓加察。

伊川先生曰。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

道難一。人有耳目鼻口四肢。自然有私己

之欲。惟能克己。然後合天理之公。

罪己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畱在心。曾為悔。有

自責。乃羞惡之心。然已往之失。長畱愧怍。應酬之間。反為繫累。

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一念外馳。所向既差。即是欲也。



明道先生曰子路亦百世之師本註云人告之以有過則喜○聞過而喜則好

善也誠改過也速子路以兼人之勇而用之於遷善改過其進德也庸可既乎是足為百世師矣

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

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

功

問不遷怒不貳過何也語錄有怒甲不遷乙之說

是否伊川曰是曰若此則甚易何待顏子而後能

曰只被說得麤了諸君便道易此莫是最難須是

理會得因何不遷怒怒甲而不遷其怒於乙既而觀之則稟性和平者若皆可能然以身驗其

實而求其所以不遷怒之由則非此心至虛至明喜怒各因乎物舉無一毫之私意者殆未易勉強而能也○朱子曰顏子見得道理透故怒於甲者雖欲遷於乙亦不可得遷也如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

何與焉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

本無怒也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

時便見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聖人之心因事當怒者而怒之是怒因物而生

不自我而作也又豈有之於己耶譬明鏡照物妍媸在物鏡未嘗自有妍媸也世之人固有怒於

室而色於市且如怒一人對那人說話能無怒色

否有能怒一人而不怒別人者能忍得如此已是

煞知義理者若聖人因物而未嘗有怒此莫是甚



難。怒氣易發而難制。世固有怒於其室而作色於市人者。其遷怒也甚矣。有能自禁持。怒此人而不以餘怒加辭色於他人者。已不易得。况乎物各付物。而喜怒不有於我者。豈非甚難者耶。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

今見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陪奉他。此亦勞矣。聖人之心如止水。

役物者。我常定。役於物者。逐物而往。聖人之心。常湛然如止水。無有一毫

作好作惡

人之視最先。非禮而視。則所謂開目便錯了。次聽。

次言。次動。有先後之序。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

不愧。俯不怍。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

外書下同。○朱子曰。此數語極有味。又曰。當初亦知是好語。謾錄於此。今看來。直是恁地好。○身心無私欲之累。自然安舒。俯仰無所愧怍。自然快樂。少有間

斷則自視欲然矣

聖人責己感也處多。責人應也處少。

聖人所謂厚於責己。而薄於責人者。非若後世欲為長厚之意。蓋有感而後有應。責人之應。而不自反其感之道。則是薄於本。而厚望於末。無是理也。

謝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一年。做

得甚工夫。謝曰。也只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檢

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

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為學。

切問近思者也。

按胡文定公問上蔡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謝曰。今人做事。只管要夸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只蔬食菜羹。却去房裏喫。為甚恁地。愚謂充謝子為己之學。則一切外物。



皆不足以動其心矣

思叔詬詈僕夫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思叔慙謝

說見孟子○朱子曰動心忍性謂悚動其心堅忍其性然所謂性者亦指氣稟而言耳

見賢便思齊有為者亦若是見不賢而內自省蓋

莫不在已說見論語○見人有善即思自勉則誰不可及見人不善惟當自省亦無非反已之地

橫渠先生曰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

食鼻舌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

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未喪本焉爾正蒙下同

○湛而不動一而不雜者氣之本體也飲食臭味之嗜而營求攻取於外者氣之動於欲者也攻取之性即氣質之性屬足也

屬厭猶飲足也君子知德之本故凡飲食臭味才取足而已不以嗜好之末而累此心之本也孟子所謂不以口腹累心毋以小害大賤害貴是也

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麤矣成性

者全其本然之天

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

習不察行不著人能惡不仁則其察已也精有不善必知之矣苟徒知仁之可好而不知不仁之可惡則

所習者或未之察所行者或未之明雖有好仁之心而卒陷於不仁而莫之覺矣是故徒善未必

盡義徒是未必盡仁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

之道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雖有向善之意而無斷制之明故曰未必盡義徒惡不仁而不好仁則雖有去非之意



而無樂善之誠  
故曰未必盡仁

責已者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  
尤人學之至也處世有乖違豈在人者皆非在我者皆  
是以此存心則惟務盡已不必咎人矣

有潛心於道忽忽為他慮引去者此氣也舊習纏  
繞未能脫灑畢竟無益但樂於舊習耳舊習未除志  
不勝氣則心

慮紛古人欲得朋友與琴瑟簡編常使心在於此惟

聖人知朋友之取益為多故樂朋友之來橫渠論語  
說○朋友

有講習責善之義琴瑟有調適性情之用簡編有前言往行之  
識朝夕於是則心有所養而習俗放僻之念不作矣然三者之  
中朋友之益尤多故有  
朋自遠方來所以樂也

矯輕警惰語錄下同○輕則浮躁惰則弛慢二者為學之大  
患然輕者必惰雖二病而實相因其進銳者其退  
速輕與惰  
之謂也

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蓋人人有利欲之  
心與學正相背馳故學者要寡慾仁者天理之公利欲  
者人心之私故背馳

君子不必避他人之言以為太柔太弱至於瞻視  
亦有節視有上下視高則氣高視下則心柔故視

國君者不離紳帶之中學者先須去其客氣其為  
人剛行項音終不肯進堂堂乎張也難與竝為仁矣

學者當去輕傲之氣存恭謹之心剛行麤暴也其為人麤暴必  
不肯遜志務學而亦終不能深造於道子張氣貌高亢而無收



斂誠實之意故曾子以為難與並為仁蓋目者人之所常用且心常托之

視之上下且試之已之敬傲必見於視所以欲下

其視者欲柔其心也柔其心則聽言敬且信心之神寓於目

故目視高下而心之敬傲可見心柔者聽人之言必敬且信而不敢怠慢矣人之有朋友不為

燕安所以輔佐其仁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

拍肩執袂以為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

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相

親與得效最速始則氣輕而苟於求合終則負氣而不肯相下若是者其果有益於已乎故朋友之間以謙恭為主則其相親之意無厭相觀之效尤速仲尼嘗曰吾見其居於位也

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欲速成者則學者先須

溫柔溫柔則可以進學闕黨童子居則當位行則與先生並蓋輕傲而不循禮故夫子以為非能求益者但欲速於成人而已故學者當以和順為先則謙虛恭謹有以為進學之地詩曰溫溫恭

人惟德之基蓋其所益之多詩大雅抑篇溫和恭敬為德之本

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狠只

為未嘗為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

下病根常在又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為子弟

則不能安灑掃應對在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

長則不能下官長為宰相則不能下天下之賢甚



則至於徇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為病根不去隨所  
居所接而長人須一事事消了病則義理常勝

後世

小學既廢父母愛踰於禮恣之驕惰而莫為禁止病根既立隨寓隨長卒至盡失其良心蓋有自來學者所當察其病源力加克治則舊習日消而道心日長矣

近思錄集解卷之五

此卷論齊家蓋克己之功既至則施之家而家可齊矣

近思錄集解卷之六

此卷論齊家蓋克己之功既至則施之家而家可齊矣

新安 朱熹 原編

建安 葉采 集解

家道 凡二十二條

此卷論齊家蓋克己之功既至則施之家而

家可齊矣

伊川先生曰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脩其職

而學非為己之學也

經解說見論語○為弟為子者其職在於孝弟而已行之有餘力而後可

學詩書六藝之文職有未盡而急於學文則是徒欲人之觀美非為己之學也



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未嘗以曾子之孝為有餘也蓋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也易傳下同○師卦六二傳

可者僅足而無餘之稱竭其所當為無過外也

幹母之蠱不可貞子之於母當以柔巽輔導之使蠱卦九二傳幹

得於義不順而致敗蠱則子之罪也治也蠱事之弊也人子事親皆當以承順為主使事得於理而已然婦人柔暗有難以遽曉尤當以柔巽行之比之事父又有間矣但為矯拂而反害其所治之事則子之過也從容將順豈無道乎若伸已剛陽之

道遽然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在乎屈已下意巽順將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剛陽之

臣事柔弱之君義亦相近以剛直之資遽為矯拂內則傷恩而有害天倫之重外則

敗事而卒廢幹蠱之功剛陽之臣事柔弱之君若孟子於齊宣王諸葛孔明於蜀後主是也

蠱之九三以陽處剛而不中剛之過也故小有悔然在巽體不為無順順事親之本也又居得正故

無大咎然有小悔已非善事親也九爻陽而三位剛位又不中剛過乎中者

也事親而過剛不能無悔矣然蠱之下卦為巽巽者順也又陽爻居陽位居得其正則亦不至大過故無大咎也但謂之小悔則於事親之道已非盡善者矣

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家人卦象傳正倫理則尊卑之分明篤恩義則上下

之情合二者竝行而後處家之道得矣然必以正倫理為先未有倫理不正而恩義可篤者也



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禮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

人卦大要以剛為善

家人卦六二傳相親附猶骨之於肉

家人上九爻辭謂治家當有威嚴而夫子又復戒云當先嚴其身也威嚴不先行於已則人怨而不

服上九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所貴治家之威者非徒繩治之嚴蓋必正己為本使在我持身謹嚴而無少

縱弛則家人自然有所嚴憚而不敢踰越有所觀感而率歸於正凡御下之道皆然齊家本於脩身則尤為切近

歸妹九二守其幽貞未失夫婦常正之道世人以媒狎為常故以貞靜為變常不知乃常久之道也

正靜乃相處可久之道媒狎則玩侮乖離所自生

世人多慎於擇婿而忽於擇婦其實婿易見婦難知所係甚重豈可忽哉遺書下同

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為樂若具慶者可矣具慶謂父母俱存

問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不識孝弟何以能盡性至命也伊川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般

說了性命孝弟只是一統底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伊川先生所作明道先生行狀孝弟者人道之本百行之原仁民愛物皆由是推之人能盡孝弟之道擴



而充之。至於極致則可以盡性至命矣。○朱子曰：此與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一意。又曰：若是聖人如舜之孝，王季之友，便是盡性。如灑掃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底事。無有本末，無有精粗，却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高遠說，故舉孝弟是於人切近者言之。天下無理無事外之理，即其末而本已存，即其粗而精實具，本末精粗非二致也。然今時非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今之孝弟者，未必能盡性至命，蓋行不著，習不察，故亦不能擴充之以抵作聖之極功。

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如何。伊川曰：不待安寢與不安寢，只不起與十

起便是私也。父子之愛本是公，才著些心做，便是

私也。後漢第五倫傳，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子常病，一夜十起，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人知安寢與不眠，為私愛其子，而不知十起與不起，亦私意也。蓋事事物物各有自然之理，不容安排。父子之愛天性，今子疾不視，而十起於兄，豈人情哉？著意安排，即是私矣。又問視已子與兄子

有間否。曰：聖人立法曰：兄弟之子猶子也。是欲視之猶子也。視兄弟之子，亦如已子。又問天性自有輕重，疑若有

間然。曰：只為今人以私心看了。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故言父子天性。若君臣兄弟賓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只為今人小看



却不推其本所由來故爾已之子與兄之子所爭  
幾何是同出於父者也只為兄弟異形故以兄弟  
為手足人多以異形故親已之子異於兄弟之子  
甚不是也又問孔子以公冶長不及南容故以兄  
之子妻南容以已之子妻公冶長何也曰此亦以  
已之私心看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  
人至公何更避嫌凡嫁女各量其才而求配或兄  
之子不甚美必擇其相稱者為之配已之子美必  
擇其才美者為之配豈更避嫌耶若孔子事或是

年不相若或時有先後皆不可知以孔子為避嫌  
則大不是如避嫌事賢者且不為况聖人乎聖人所為至公

無私安行乎天理何嫌之可避凡人避嫌者皆內有不足而不能自信者也

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伊川曰然凡取以配  
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婦人從一而終者也再嫁

為失節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

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  
極大餓死事極小所惡有甚於死也

病卧於牀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事親者亦不



可不知醫。外書下同

程子葬父使周恭叔主客。客欲酒。恭叔以告先生。

曰：勿陷人於惡。周行已字恭叔臨喪飲酒非禮也

買乳婢多不得已。我不能自乳。必使人。然食已子。

而殺人之子非道。必不得已。用二子乳。食三子。足

備他虞。或乳母病且死。則不為害。又不為已子殺

人之子。但有所費。若不幸致誤其子。害孰大焉。幼吾

幼以及人之幼。其慮之周蓋如此

先公太中諱珣。字伯溫。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

子孫嫁遣孤女。必盡其力。所得俸錢。分贍親戚之

貧者。伯母劉氏寡居。公奉養甚至。其女之夫死。公

迎從。女兄以歸。教養其子。均於子姪。既而女兄之

女又寡。公懼女兄之悲思。又取甥女以歸。嫁之時

小官祿薄。克己為義。人以為難。任子謂保任使之入仕諸父謂從父也公

慈恕而剛斷。平居與幼賤處。惟恐有傷其意。至於

犯義理。則不假也。左右使令之人。無日不察其饑

飽寒煖。娶侯氏。侯夫人事舅姑。以孝謹稱。與先公

相待如賓客。先公賴其內助。禮敬尤至。而夫人謙



順自牧。雖小事未嘗專。必稟而後行。仁恕寬厚。撫愛諸庶。不異已出。從叔幼孤。夫人存視。常均已子。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笞朴奴婢。視小臧獲如兒女。男僕曰臧。女僕曰獲。諸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汝如是大時。能為此事否。先公凡有所怒。必為之寬解。唯諸兒有過。則不掩也。常曰。子之所以不肖者。由母蔽其過。而父不知也。夫人男子六人。所存惟二。其愛慈可謂至矣。然於教之之道。不少假也。纔數歲。行而或踣。家人走前扶抱。恐其

驚啼。夫人未嘗不呵責。曰。汝若安徐。寧至踣乎。飲食常置之坐側。嘗食絮羹。即叱止之。曰。幼求稱欲。長當何如。絮羹。調羹也。禮不絮羹。為其詳於味也。雖使令輩。不得以惡言罵之。故願兄弟平生。於飲食衣服。無所擇。不能惡言罵人。非性然也。教之使然也。與人爭忿。雖直不右。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及稍長。常使從善師友游。雖居貧。或欲延客。則喜而為之具。夫人七八歲時。誦古詩曰。女子不夜出。夜出秉明燭。自是日暮。則不復出房間。既長。好文而不為辭章。見



世之婦女以文章筆札傳於人者則深以為非文集橫渠先生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為之行狀○使人代為孝

敬之心安在

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為父頑母嚚不近人情若中人之性其愛惡略無害理姑必順之事親以順為主非甚不得已者

固不可輕為矯拂也

親之故舊所喜者當極力招致以悅其親

凡於父母賓客之奉必極力營辦亦不計家之有無然為養又須使不知其勉強勞苦苟使見其為

而不易則亦不安矣

橫渠記說○所謂養志者也

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兄弟宜相好不要相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見報則輟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已施之而已詩說

下同○兄弟友愛盡其在我不可規報以為施兄友而弟不恭不可學弟而廢其友弟恭而兄不友不可學兄而廢其恭

人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常深思此言

誠是不從此行甚隔着事向前推不去蓋至親至

近莫甚於此故須從此始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不然猶正牆面隔礙而不可

通行也

婢僕始至本懷勉勉敬心若到所提掇更謹則加







之心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易傳下同○蒙卦象傳賢者之進將以行其道也自

非人君有好賢之誠心則諫不行言不聽豈足以有為哉

君子之需時也安靜自守志雖有須而恬然若將

終身焉乃能用常也雖不進而志動者不能安其

常也。需卦初九象傳靜退以待時而終至於失常者蓋其身雖退而志則動也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伊川易傳曰人相親比必

有其道苟非其道則有悔咎故必推原占決其可

比者而比之所比得元永貞則无咎元謂有君長

之道永謂可以常久貞謂得正道上之比下必有

此三者下之從上必求此三者則无咎也。羣然相比而不得所

主苟焉為比而非可久邪媚求比而不由正皆不能无咎者也

履之初九曰素履往无咎伊川易傳曰夫人不能

自安於貧賤之素則其進也乃貪躁而動求去乎

貧賤耳非欲有為也既得其進驕溢必矣故往則

有咎。小人志在富貴故得志則驕溢賢者則安履其素其處也樂其

進也將有為也故得其進則有為而無不善。賢者素其

位而行窮而在下初無貧賤之憂達而在上將遂行道之志以是而進何咎之有若欲貴之心與

行道之心交戰於中豈能安履其素乎。欲貴之心勝則必不能安



行乎素位而亦卒無可行之道矣

大人於否之時守其正節不雜亂於小人之羣類身雖否而道之亨也故曰大人否亨不以道而身亨乃道否也否卦六二傳身之否亨由平時道之否亨由平時我大人者身有否而道無否也蓋否之時小人羣集君子不入其黨身則否矣然直道而行無所撓屈道則亨也

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無兩從之理隨之六二苟係初則失五矣故象曰弗兼與也所以戒人從正當專一也隨六二與九五為正應然下比初九苟隨私昵必失正應

君子所貴世俗所羞世俗所貴君子所賤故曰貴

其趾舍車而徒

以失勢位為羞君子以得行義為榮

君子所貴者行義也世俗所貴者勢位也貴之初九所貴在下故為趾為徒行世俗

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伊川易傳曰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懷抱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者伊尹耕於莘野太公釣於渭濱

之時是也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張良疏廣之類是也有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徐孺子申屠蟠之類是也有清介自守不屑

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嚴陵周黨之類是也所處雖有得失小大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象所謂志可則者進



退合道者也。四者雖處心有大小處義有得失要皆能高尚其事者若蠱上九陽剛之才超然斯世之表象

謂其志可則者蓋指懷抱道德進退合義者言也

遜者陰之始長君子知微故當深戒而聖人之意

未便遽已也故有與時行小利貞之教。長下乾上為遜二陰初長

固所當戒然乾剛在上九五六二中正而應君子於此猶可與時消息不一於遜雖未能大正尚幸其小有可正也聖

賢之於天下雖知道之將廢豈肯坐視其亂而不

救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強此之衰難彼之進

圖其暫安苟得為之孔孟之所屑為也王允謝安

之於漢晉是也。強此之衰扶君子之道未盡消難彼之進抑小人之道未驟長

明夷初九事未顯而處甚艱非見幾之明不能也

如是則世俗孰不疑怪然君子不以世俗之見怪

而遲疑其行也若俟眾人盡識則傷已及而不能

去矣。離下坤上明夷離明坤地也明入地中傷明也初九傷猶未顯而爻之象曰君子于行三日不食蓋知幾而去

之速處人之所難而不疑也楚王戊不設醴酒而穆生去之曰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當時雖申公之賢猶以為過其後申公受晉靡之辱至是

欲去而不得矣

晉之初六在下而始進豈遽能深見信於上苟上

未見信則當安中自守雍容寬裕無急於求上之

信也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



傷於義矣故曰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在下則勢

疎始進則交淺上未見信惟當安於守正寬以待人豈可求其信也求信之急則必汲汲以失其真正之守求信愈急人愈不信則必悻悻以傷其事上之義晉之初六未敢必於進也進而復退得正則吉未敢必人之信也寬裕以待之則无咎矣然

聖人又恐後之人不達寬裕之義居位者廢職失

守以為裕故特云初六裕则无咎者始進未受命

當職任故也若有官守不信於上而失其職一日

不可居也卦之初為無位晉之始未當職任故寬裕以待其自信可也苟有官守不見信於上必將廢職失守

急去可也豈容寬裕以處之哉然事非一槩久速唯時亦容有為之

兆者兆幾微之見君子知幾則可久可速不失其時矣

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離者也合以正道自無終

睽之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睽卦

六三傳賢者順是理之當然安而行之智者知其幾之必然固而守之皆謂必以正道而後合者

君子當困窮之時既盡其防慮之道而不得免則

命也當推致其命以遂其志知命之當然也則窮

塞禍患不以動其心行吾義而已困卦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推致其命知

其當然而不可免則無所撓懼而能遂其為義之志矣蓋命者出乎氣數而不可易義者在我裁制而不可違彼已定之禍福

雖憂懼而何益行吾義而已苟不知命則恐懼於險難隕穫於窮

死所守亡矣安能遂其為善之志乎隕穫猶顛隕也



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而已苟擇勢而從則惡之大者不容於世矣困卦九四傳

井之九三渫治而不見食乃人有才智而不見用

以不得行為憂惻也蓋剛而不中故切於施為異

乎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者矣九三陽剛而處下卦之上在井則已渫治而可食矣

然而無得於五故不見食爻位剛而不中切於施為故憂惻異乎聖賢視用舍為行藏泰然不以累其心矣

革之六二中正則無偏蔽文明則盡事理應上則

得權勢體順則無違悖時可矣位得矣才足矣處

革之至善者也必待上下之信故已日乃革之也

大二居中得正下卦為離故曰文明二與五應故曰應上爻位皆柔故曰體順時當變革則時可矣居中應上則位得矣文明體順則才足矣是處革之至善者然必待上下盡信而後革故辭曰已日乃革之謹之至也如二之才德

當進行其道則吉而无咎也不進則失可為之時

為有咎也革固不可遽然當其時處其位有其才豈容自己故辭曰征吉无咎

鼎之有實乃人之有才業也當慎所趨向不慎所

往則亦陷於非義故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抱負才業急於有為

每不暇謹持所向則反為才業累矣如荀彧之類是也

士之處高位則有拯而無隨在下位則有當拯有

當隨有拯之不得而後隨艮卦六二傳在上位者當以正君定國為已任故有拯而



無隨在下位者。職守所在是當極也。職所不及是當隨也。又有拯之不得而後隨者。如孔子嘗從大夫之列。故請討陳恆。然不在其位則亦隨之而已。

君子思不出其位。位者所處之分也。萬事各有其所得其所。則止而安。若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

或不及。皆出其位也。况踰分非據乎。艮卦象傳。位者所處當然之分也。處之不出其位也。所謂止者。當其分而已。苟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不及。皆為出位。而非得其止者也。况踰越常分。據非所據者。又出位之尤者也。

人之止。難於久終。故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事或廢於久。人之所同患也。艮之上九。敦厚於終。止

道之至善也。故曰。敦艮吉。人之止。易於暫而難於久。易於始而難於終。艮之上九。止之終也。止道愈厚。是以吉也。

中孚之初九。曰。虞吉。象曰。志未變也。伊川易傳曰。當信之始。志未有所從。而虞度所信。則得其正。是以吉也。志有所從。則是變動。虞之不得其正矣。處

之初。未有所從。則中無私繫。虞度所信。得其正矣。苟志有所繫。則好惡成於中。是非變於外。所度者牽於私意。安能得其正哉。

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

義。命者。窮達天壽。出於氣質。有必然之數。義者。是非可否。本乎天理。有當然之宜。賢者。惟知義之當然。命固在其中矣。中人以下。於義未能真知。而安行。然知命之已定。則亦不敢越義以妄求。故曰。以命處義。如言求之有道。



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不可求故自處

以不求孟子所謂求之有道謂不可以苟求也得之有命謂

遂也此言要亦為中人以下者設爾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以義不

必言命遺書下同○求之必以道不枉道以求之也得之必

以義不非義而受之也所求所得惟道與義而已命

何足道哉○愚謂命雖定於事物之先實顯於事物之後義雖

因事物而有實著於應酬之時如去就辭受之間要決於義也

而後命從之以顯苟應事之時欲以命決之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

其可乎故君子求之道義而已命不必言也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

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人遇患難但當審所

以處之之道所謂義也若夫處置之後在已無闕則亦安之而

已成敗利鈍亦無如之何所謂命也或遇事而不能處是無義

也或處置了而不能放下是無命也

門人有居太學而欲歸應鄉舉者問其故曰蔡人

勤習戴記決科之利也先生曰汝之是心已不可

入於堯舜之道矣勤甚少也得失有命妄起計度之夫子

私是利心也故不可入堯舜之道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

能無畱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畱情於其間多見

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

當去此心而後可與語也謂不能安受乎天命而有心於貧富也



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於所不安也。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簣。須要如此乃安。朱子曰。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人不能若此者。只為不見實理。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朱子曰。實理與實見不同。恐記錄漏字。愚謂本以人心見處而言。唯實見是非之理。然後為實理。蓋理無不實。但見有未實耳。實理得之於心。自別若耳。聞口道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安於所不安。人之一身。儘有所不肯為。及至他事。又不然。若士者。雖殺之使為穿窬。必不為。其他事未必然。至如執卷者。莫不知說禮義。

又如王公大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害。則不知就義理。却就富貴。如此者。只是說得不實見。及其蹈水火。則人皆避之。是實見得。須是有見不善。如探湯之心。則自然別。昔曾經傷於虎者。他人語虎。則雖三尺之童。皆知虎之可畏。終不似曾經傷者。神色懾懼。至誠畏之。是實見得也。此一節反覆推明實見之理。最為親切。學者要亦察理之明。立志之剛。知行並進。豁然而悟。然後所見為實見。充其所見。死生利害。皆不足以移之矣。得之於心。是謂有德。不待勉強。然學者則須勉強。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則烏能如此。須是



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成仁。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心有實見而後謂之有德。此則不待勉強。學者實見有所

未盡則亦勉而行之可也。

孟子辨舜跖之分。只在義利之間。言間者。謂相去不甚遠。所爭毫末爾。義與利。只是箇公與私也。纔出義。便以利言也。只那計較。便是為有利害。若無利害。何用計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趨利而避害。聖人則更不論利害。惟看義當為不當為。便是命在其中也。張南軒曰。無所為而為之者。義也。有所為而為之者。利也。○愚謂義之與

利。始於毫釐之差。實則霄壤之判。有心於計較利害者。即是人欲之私。有所為而為者也。不論利害。惟義所在者。即是天理之公。無所為而為者也。聖人惟義之從。固不論利害。况義如是。則命亦當如是。又何趨避之有。

大凡儒者。未敢望深造於道。且只得所存正。分別善惡。識廉恥。如此等人多。亦須漸好。

趙景平問伊川曰。子罕言利。所謂利者何利。曰。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為利。義安處。便為利。聖人處義。不計其利。然事當乎義。處之而安。乃所以為利也。如釋氏之學。皆本於利。故便不是。釋氏惡死。則欲無生。惡物欲亂心。則滅絕人倫。推其本心。惟欲利己而已。是賊義之大者。



問邢恕久從先生想都無知識後來極狼狽先生  
曰謂之全無知則不可只是義理不能勝其利欲  
之心便至如此邢恕事見國史及語錄

謝湜自蜀之京師過洛而見程子子曰爾將何之  
曰將試教官子不答湜曰何如子曰吾嘗買婢欲  
試之其母怒而弗許曰吾女非可試者也今爾求  
為人師而試之必為此媪笑也湜遂不行  
先生在講筵不曾請俸諸公遂牒戶部問不支俸  
錢戶部索前任曆子先生云某起自草萊無前任

曆子

先生元祐初以大臣薦除校書郎三辭不聽除崇政殿  
說書未幾除侍講本注云舊例初入京官時用下狀出  
給料錢曆先生不請其意謂朝廷  
起我便當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也遂令戶部自為出券曆

又不為妻求封范純甫問其故先生曰某當時起  
自草萊三辭然後受命豈有今日乃為妻求封之  
理問今人陳乞恩例義當然否人皆以為本分不  
為害先生曰只為而今士大夫道得箇乞字慣却  
動不動又是乞也因問陳乞封父祖如何先生曰  
此事體又別再三請益但云其說甚長待別時說

封親與封妻事體不同顯榮其親亦人子之至情謂之不當求  
則不可謂之當求則先生特召與常人異故難為言也○或云



若是應舉得官便只當以常調自處雖陳乞封蔭可也朱子曰此自今常人言之如此可也然朝廷士却不當如此伊川所以難言之也但云其說甚長其意謂要當從科舉法都變了乃為正耳

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孫弘者猶強起之乃

就對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公孫弘以賢良徵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乃移病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弘弘謝曰前已嘗西用不能罷願更選國人固推弘至如後世賢良

乃自求舉爾若果有曰我心只望廷對欲直言天

下事則亦可尚已若志在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

志則便放曠與悲愁而已

伊川先生曰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

教人習舉業也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却是責

天理而不修人事但舉業既可以及第即已若更

去上面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

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修可

以免此伊川先生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

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之不得為有命

曰在已固可為親奈何曰為已為親也只是

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人

苟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



何以爲君子

或謂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十日爲舉業餘日足可爲學然人不志於此必志於

彼故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

外書○奪志則根本廢矣故妨

功之患小奪志之患大○朱子曰科舉亦不害爲學但今人把心不定所以爲害才以得失爲心理會文字意思都別了又曰科舉特一事耳自家工夫到後那邊自輕

橫渠先生曰世祿之榮王者所以錄有功尊有德愛之厚之示恩遇之不窮也爲人後者所宜樂職勸功以服勤事任長廉遠利以似述世風而近代

公卿子孫方且下比布衣工聲病售有司不知求

仕非義而反羞循理爲無能不知蔭襲爲榮而反

以虛名爲善繼誠何心哉

文集○聲病詩律有四聲入病今進士詩賦之學是也求

仕非義謂投牒覓舉之類循理謂服勤事任似述世風者也

不資其力而利其有則能忘人之勢

孟子說○人之欲動乎勢位者

皆有待於彼也惟不藉其力而利其所有則已自重而彼自輕

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

營畫耳若稍動得恐未肯安之須是誠知義理之

樂於利欲也乃能

語錄下同○朱子曰人須是讀書洞見此理知得不求富貴只是本分求着便



是罪過不惟不可有求之之迹亦不可有求之之心愚謂真知義理之可樂然後富貴不足動其心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麤衣惡居貧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饑餓亦不恤惟義所在義之所在則死生去就有所不顧况大懷齷齪之見畏人非笑而取居貧賤豈有大丈夫之氣哉

近思錄集解卷之八

新安 朱熹 原編

建安 葉采 集解

治體 凡二十五條

此卷論治道蓋明乎出處之義則於治道之綱領不可不求講明之一旦得時行道則舉而措之耳

濂溪先生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朱子曰則謂物之可觀以為法者猶俗言則例則樣是也本必端端本誠



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朱子曰：心不誠，則身不可正。親

不和，則家不可齊。○以上總論治天下者，其本在身，其則在家也。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

天下疎也。朱子曰：親者難處，疏者易裁。然不先其難，亦未有能其易者也。家人離必起

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其志不同行

也。朱子曰：睽次家人，易卦之序，二女以下，睽象傳文，二女謂睽卦兌下離上，兒少女，離中女也。陰柔之性，外和悅而內

積嫌，故同居而異志。堯所以釐降二女於媯汭，舜可禪乎。吾茲

試矣。是治天下觀於家。朱子曰：釐理也。降下也。媯，水名。汭，水北。舜所居也。堯理治下，嫁

二女於舜，將以試舜而授之天下也。○以上論善則在和親之道。治家觀身而已矣。身

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朱子曰：不

善之動息於外，則善心之生於內者，無不實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

无妄則誠焉。程子曰：无妄之謂誠。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

對時育萬物，深哉。通書○茂，篤實盛發之意。對，猶配也。謂配天時以育物。○朱子曰：无妄次復，亦

卦之序。先王以下，引无妄卦大象，以明對時育物，惟至誠者能之，而贊其旨之深也。○以上論端本在誠心之道。

明道先生嘗言於神宗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

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

之事也。熙寧二年，先生以大臣薦，召除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上疏首言王霸之事，有天理人欲之分。綱常

純駁之辨。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

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



可與入堯舜之道

王道本乎人情之公出乎禮義之正平易正直而無回邪委曲之行崎嶇艱險

反側不安之意徑委曲小路也

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

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

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

王者修己愛民正中國攘夷狄無非

以誠心而行乎天理霸者假尊王攘夷救災討叛之名義以號令天下而自尊大耳其道雖霄壤之不侔然其初但根於一念

之公私誠偽而已○朱子曰宣帝雜王霸原不識王霸只是以寬慈喚做王嚴酷喚做霸自古論王霸至明道先生此劉無餘

蘊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

備於已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則萬世幸甚

文集

下同

伊川先生曰當世之務所尤先者有三一曰立志

二曰責任三曰求賢今雖納嘉謀陳善算非君志

先立其能聽而用之乎君欲用之非責任宰輔其

孰承而行之乎君相協心非賢者任職其能施於

天下乎此三者本也制於事者用也三者之中復

以立志為本所謂立志者至誠一心以道自任以

聖人之訓為可必信先王之治為可必行不徂滯

於近規不遷惑於眾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

也立志篤實而遠大則不膠於淺近不惑於流俗



比之九五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伊川易傳曰  
 人君比天下之道當顯明其比道而已如誠意以  
 待物恕己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天下蒙其惠澤是  
 人君親比天下之道也如是天下孰不親比於上  
 積誠實之意以待物推愛己之心以及人發政施仁  
 公平正大羣心自然豫附人君顯比天下之道也若乃暴  
 其小仁違道干譽欲以求天下之比其道亦已狹  
 矣其能得天下之比乎暴小惠以市私恩違正道以干  
 虛譽以是求比則非顯比矣  
 王者顯明其比道天下自然來比來者撫之固不  
 煦煦然求比於物若田之三驅禽之去者從而

追來者則取之也此王道之大所以其民皞皞而

莫知為之者也煦煦日出微溫之貌禮天子不合圍蓋蒐  
 田之時圍於三面前開一路來者取之去

者不追亦猶王者顯明比道初不執小  
 惠以求人之比也皞皞廣大自得之意非惟人君比天下

之道如此大率人之相比莫不然以臣於君言之

竭其忠誠致其才力乃顯其比君之道也用之與

否在君而已不可阿諛逢迎求其比已也在朋友

亦然脩身誠意以待之親已與否在人而已不可

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比已也於鄉黨親

戚於衆人莫不皆然三驅失前禽之義也易傳  
 下同



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脩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己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於公卿日志於尊榮農工商賈日志於富侈億兆之心交騖於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

履卦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上之

人志於富侈貴賤競趨而心欲無窮此亂之所由生也

泰之九二曰包荒用馮河伊川易傳曰人情安肆

則政舒緩而法度廢弛庶事無節治之之道必有包含荒穢之量則其施為寬裕詳密弊革事理而人安之若無含弘之度有忿疾之心則無深遠之慮有暴擾之患深弊未去而近患已生矣故在包荒也

當泰之盛上下安肆政令舒緩而不振法度廢弛而不立庶事泛溢而無節未可以亟正驟起之也必有包含荒穢之量而後見於施為者寬裕而不迫詳密而不疎不迫不疎則弊可革事可理而人且安之矣或者見其百度慢弛不能含忍而遽懷忿疾之心則不暇詳密何有深遠之慮不能寬裕寧免暴擾之憂無深遠之慮則深弊未易革有暴擾之憂則近患已生矣

自古泰治之世必漸至於衰替蓋由狃習安逸因循而然自非剛斷之君英烈之輔不能挺特



奮發以革其弊也。故曰：用馮河。

治泰之道雖不容峻迫，然人情玩肆，因循苟且。

漸已凌夷，苟非一人剛斷，宰輔英烈，則亦未能挺特自立奮發，有為而作新積弊也。無舟渡河曰馮，謂必用馮河之勇也。或

疑上云包荒，則是包含寬容。此云用馮河，則是奮

發改革，似相反也。不知以含容之量施剛果之用，

乃聖賢之為也。有含容之量，則剛果不至於疎迫，有剛果之用，則含容不至於委靡。二者相資而後

治泰之道可成也。

觀盟而不薦，有孚顒若。伊川易傳曰：君子居上為

天下之表儀，必極其莊敬。如始盟之初，勿使誠意

少散。如既薦之後，則天下莫不盡其孚誠，顒然瞻

仰之矣。

盟者，祭祀之始，盥洗之時也。薦者，獻腥獻熟之時也。方盟之初，人心精純，嚴肅既薦之後，則禮儀繁縟，人心漸散，故為人上者，必外莊內敬，常如始盟之時。

則天下之人莫不誠信其上，顒然仰望之矣。

凡天下至於一國一家，至於萬事，所以不和合者，

皆由有間也。無間則合矣。以至天地之生萬物之

成，皆合而後能遂。凡未合者，皆為有間也。若君臣

父子親戚朋友之間，有離貳怨隙者，蓋讒邪間於

其間也。去其間，隔而合之，則無不和且治矣。噬嗑

者，治天下之大用也。噬嗑卦傳：天地有間，則氣不通而生

日睽，願中有物曰噬嗑，噬而合之，所以去間也。有治天下之大用焉。



大畜之六五曰。積豕之牙吉。伊川易傳曰。物有總攝。事有機會。聖人操得其要。則規億兆之心。猶一心道之斯行。止之則戢。故不勞而治。其用若積豕之牙也。得其要會。則規繁猶簡。令行而禁止矣。豕剛躁之物。若強制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止。若積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君子法積豕之義。知天下之惡。不可以力制也。則察其機。持其要。塞絕其本原。故不假刑法嚴峻。而惡自止也。且如止盜。民有欲心。見利則動。苟不知教。而迫於饑寒。雖刑殺日施。其能勝億兆。

利欲之心乎。聖人則知所以止之之道。不尚威刑。

而脩政教。使之有農桑之業。知廉恥之道。雖賞之。

不竊矣。聖人所以制強暴者。蓋亦察其機要。而治其本原則人自服矣。如所謂止盜之法是也。非若後世權謀之術。執其要害以御人之謂也。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伊川易

傳曰。西南坤方。坤之體廣大平易。當天下之難方。

解。人始離艱苦。不可復以煩苛嚴急治之。當濟以

寬大簡易。乃其宜也。文王八卦方位。坤居西南維。故西南為坤。大難初解。與民休息之意。既

解其難。而安平無事矣。是无所往也。則當修復治

近思錄卷八



道正紀綱明法度進復先代明王之治是來復也。謂反正理也。自古聖王救難定亂其始未暇遽為也。既安定則為可久可繼之治。自漢以下亂既除則不復有為姑隨時維持而已。故不能成善治蓋不知來復之義也。大難既解雖已安平而無所事然興廢舉墜修復治道以為久安長治之計者不容苟且而遂已也。有攸往夙吉謂尚有當解之事則早為之乃吉也。當解而未盡者不早去則將復盛事之復生者不早為則將漸夫故夙則吉也。張東之等不殺復盛乃欲除之則亦晚矣。

夫有物必有則。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君止於仁臣止於敬萬物庶事莫不各有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為物作則也。唯止之各於其所而已。艮卦象傳事物各有天然之則聖人非能為物作則但處之各當其則而已。

兌說而能貞。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說道之至正至善者也。兌卦象曰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若夫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者苟說之道違道不順天干譽非應人苟取一時之說耳。非君子之正道君子之道其說於



民如天地之施感之於心而說服無斁道出於天違道則非順天

矣譽出於人干譽則非應人矣

天下之事不進則退無一定之理濟之終不進而

止矣無常止也衰亂至矣蓋其道已窮極也聖人

至此奈何曰惟聖人為能通其變於未窮不使至

於極堯舜是也故有終而無亂既濟象曰終止則亂其道窮也盛止必衰者天

下之常勢有盛無衰者聖人之常道常人苟安於既濟乃衰亂之所由生聖人通變於未窮故有終而無亂易大傳曰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是也

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

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故為政

以民力為重也春秋凡用民力必書其所興作不

時害義固為罪也雖時且義必書見勞民為重事

也後之人君知此義則知慎重於民力矣春秋書不時者如隱

公七年夏城中丘之類書時者如桓十六年冬城向之類書不義者如莊二十三年丹桓宮楹之類書義者如莊元年築王姬之館然有用民力之大而不書者為教之意深矣僖

公修泮宮復闕宮非不用民力也然而不書二者

復古興廢之大事為國之先務如是而用民力乃

所當用也人君知此義知為政之先後輕重矣經說



下同○泮半也。諸侯之學，鄉射之宮，其東西南方有水，形如半璧，以其半於天子之辟雍。故曰泮宮也。闕，閉也。幽陰之義。宮，廟也。毛氏曰：先妣姜源之廟。孟仲子曰：是禡宮也。泮宮者，所以教育賢材，闕宮者，所以尊事祖先。二者皆為國之先務，以是而用民力，故無議焉。

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治綱，分正百職，順天時以制事。至於創制立度，盡天下之事者，治之法也。聖人治天下之道，唯此二端而已。

道者治之本，法者治之具，不可偏廢。然亦必本之立，而後其具可舉也。

明道先生曰：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遺書下同○先王治天下，以仁義為主，法固在其中。後世把持法令，以控制天下，而法亦

非先王之法矣

為政須要有紀綱文章，先有司，鄉官讀法，平價，謹權量，皆不可闕也。大曰綱，小曰紀，文章謂文法章程也。有司，眾職也。必先正有司，而後考其成會。

其要，鄉官如黨正、族師、閭胥比長之屬，讀法如州長於正月之吉，及歲時祭祀，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是也。平價如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而勸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價之類是也。權五銖兩斤鈞石也，量五，合升斗斛也。

人各親其親，然後能不獨親其親。使各親其親，則親親之道公於天下。

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喪邦，一心可以興邦。



只在公私之間耳。仲弓欲以一人之知舉天下之賢故疑其不足夫子則因天下之賢舉天下之賢惟見其有餘用心之公私小大如此推其極致則一可以喪邦一可以興邦

治道亦有從本而言亦有從事而言從本而言惟

是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

若從事而言不救則已若須救之必須變大變則

大益小變則小益。論治本則正君而國定矣就事而言則必有大更革然後能救積弊然要以格

君心為本

唐有天下雖號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風三綱不正

無君臣父子夫婦其原始於太宗也故其後世子

弟皆不可使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鎮不賓權臣跋

扈陵夷有五代之亂。太宗以智力劫持取天下其於君臣父子之義有虧閨門之間又有慙德

三綱皆已不正是以後世子孫氣習相傳綱常陵夷而不可止

玄宗使肅宗至靈武則自立稱帝使永王璘使江南則反君臣

之道不正遂使藩鎮割據於外關

豎擅專於內馴致五季之極亂也

正唐萬目舉本朝大綱正萬目亦未盡舉。大綱謂綱常唐之治

目若世業若府兵若租庸調若省府其區畫

法制略仿先王之遺意故亦足以維持天下

教人者養其善心而惡自消治民者導之敬讓而

爭自息。外書下同○道之以禮

明道先生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



官之法度

關雎詠文王妃妣氏有幽閑正靜之德麟趾詠文王子孫宗族有仁愛忠厚之性○朱子曰自閨門

衽席之微積累至薰蒸洋溢天下無一民一物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不然則為王莽矣

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

仁不仁耳離是非則生於其心必害於其政豈

待平作之於外哉

一國以一人為本一人以一心為本使人君有一念私邪必將害於其政奚待

作於外而後可知

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

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然後天下之事可

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

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一事之失救而正之後

之失者將不勝救矣格其非心使無不正非大人

其孰能之

孟子見齊王首言仁術曰是心足以王至將求其所大欲則曰緣木求魚後必有災王欲行之盍反

其本凡皆以格其非心而與其善意至於一政事之得失固未暇論

橫渠先生曰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節

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

則法不徒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耳

正蒙下同說見論語○道

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賦可出兵車千乘者治國以人心為本必節已裕民德意孚洽民安其生然後禮樂刑政有所措

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為

邦者喪其所守故放遠之

鄭聲者鄭國之俗淫邪其作之詩著於樂者聲皆淫靡佞人者



口給面諛之人也。夫子既告顏子以四代之禮樂，而必欲放鄭聲，遠佞人，蓋二者蕩心之原，敗法亂紀之要也。

橫渠先生答范巽之書曰：朝廷以道學政術為二事，此正自古之可憂者。巽之謂孔孟可作，將推其所得而施諸天下邪？將以其所不為而強施之於天下歟？道學政術分為兩途，則學與政皆非矣。使孔孟復生，必將推其所得之道，措之天下，必不以政術非吾所事而姑以是強施之天下也。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為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於百姓，謂之王道可乎？所謂父母之心，非徒見於言，必須視四海之民如己之子，設使四海之內皆為己之子，則講治之術，必不為秦漢

之少恩，必不為五霸之假名。視民猶子，則所以撫摩涵育，教誨輔翼之者，何所不

盡。秦漢慘刻少恩，五霸假義圖利，皆無誠愛之心者也。巽之為朝廷言人不足與

適政，不足與間，能使吾君愛天下之人如赤子，則

治德必日新，人之進者必良士，帝王之道不必改

途而成，學與政不殊心而得矣。文集○適過也，間非也，用人之非不足過，謫行

政之失不足非，間唯能愛民如赤子，懇惻切至，則治德將日新，何憂為政之失？所任皆良士，何憂用人之非？帝王之道，即今日之政事，非有兩途。今日之政術，即平日之學問，非有二心也。

近思錄集解卷之八



近思錄集解卷之九  
新安朱熹原編  
建安葉采集解

近思錄集解卷之九

新安朱熹原編  
建安葉采集解

治法 凡二十七條

此卷論治法蓋治本雖立而治具不容缺禮樂刑政有一之未備未足以成極治之功也

濂溪先生曰古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

敘百姓大和萬物咸若朱子曰綱綱上大綱也三綱者夫為妻綱父為子綱君為臣綱也疇

類也九疇見洪範若順也此所謂理而後和也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



下之情。朱子曰八音以宣八方之風見國語宣所以達其理之分平所以節其和之流故樂聲淡

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

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朱子曰淡者禮之發和者樂之為先淡後和亦主靜之意

也然古聖賢之論樂曰和而已此所謂淡蓋以今樂形之而後見其本於莊敬齊肅之意耳優柔平中德

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

極也。朱子曰欲心平故平中躁心釋故優柔言聖人作樂功化之盛如此或云化中當作化成後世禮法

不修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

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

有賊君棄父輕生欺倫不可禁者矣。朱子曰縱欲敗度故其聲不淡

而妖淫政苛民困故其聲不和而愁怨妖淫故導欲而至於輕生欺倫愁怨故增悲而至於賊君棄父。嗚呼樂

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朱子曰古今之

異淡與不淡和與不和而已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

通書○朱子曰復古禮然後可以變今樂

明道先生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

本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德

業充備足為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

者延聘敦遣萃於京師俾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

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大而人倫微而物理皆道之體也其教自



小學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誘掖引而進之激勵

作而興之漸摩則有漸成就則周足其要在於擇善脩身至於化成天

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擇善者致知格物也脩身者誠意正心脩身也

化成天下者齊家治國平天下也鄉人鄉里之常人孟子曰我猶未免為鄉人是也其學行皆中於

是者為成德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

業所學所行中乎是者謂擇善脩身足以化成天下蓋成德之士也則又取夫材識明達可與適道者使受學於成德之人

擇其學明德尊者為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

學教成使為學官推教法於天下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賓興於太

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此仿周禮鄉大夫賓興司馬論

士之制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弟有廉恥

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文集下同○以此選士則通於理而適於用本於身

而及於天下其與後世以文詞記誦取士者有間矣

明道先生論十事一曰師傅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友以成就其德業今

師傅之職不脩友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善之風未成二曰六官天地四時之官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今

官秩淆亂職業廢弛三曰經界制民常產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今

富者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殍而莫之恤幸民雖多而衣食不足者蓋無紀極生齒日益繁而不為之制則衣食日蹙

轉死四曰鄉黨古者政教始乎鄉里其法起於比閭族黨州鄉鄰遂以相聯屬統治故民相安而親睦刑



法鮮犯廉廉五曰貢士庠序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止而禮義不興貢士

不本於鄉里而行實不修秀民不養於學校而人林多廢六曰兵役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農未

始判也今驕兵耗匱國力禁衛之外不漸歸之農則將貽深慮府史胥徒之役毒遍天下不更其制則未免大患七曰

民食古者民必有九年之食今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勤固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為

儲粟之法以為凶歲之備八曰四民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

萬此在酌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為之業以救之耳九曰山澤聖人理物山虞澤衡各

財用不乏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惟脩虞衡之職使長養之則有變通長久之勢十曰分

數古者冠昏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

賤奸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此爭亂之道也○以上十條並錄節本文其言曰無古今無治

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

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

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徇

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

然儻謂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迹不可復

於今趣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為之論

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泥古而不度今之宜徇復古之名而失其實此固陋

儒之見然遂謂先王治法不可用於今苟且卑陋此又世俗之淺識豈足以大有為而拯極弊哉

伊川先生上疏先生除崇正殿說書首上此疏曰三代之時人君必



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道開誘也。傅傳之德義。附傳

也。益保保其身體。保安全也。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

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君正則治可舉。德盛則過自消。正君養德者本也。求

治規過者未也。傳德義之道。固已疎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

焉。後世徒存保傅之名。而無其職。不言師者。今日經筵之官。則道之教訓之事。臣以為傳德義

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非禮之事。不接於耳目。嗜好之私。不溺乎

心術則德義進矣。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

外適起居之宜。內存畏謹之念。則心神莊肅。氣體和平矣。今既不設保傅之官。則此

責皆在經筵。欲乞皇帝在宮中。言動服食。皆使經

筵官知之。宮中言動服食之間。經筵官皆得與聞之。則深宮

頃猶若師保之臨乎前也。有剪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

則應時諫止。文集○史記。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曰。以此封若。史佚曰。天子無戲言。遂請封叔虞於唐。

○本註遺書。又云。某嘗進言。欲令上於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官人之時少。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

伊川先生看詳三學條制云。舊制公私試。補蓋無

虛月。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

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

不考定高下。設教之道。禮遜為先。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

士。及置待賓。吏師齋。立檢察士人行檢等法。尊賢謂道



德可矜式者待賓謂行能可賓敬者吏師通於治道可為吏之師法也三者皆才德過人首延禮之使士人知所向慕次乃立

檢察士又云自元豐後設利誘之法增國學解額至五百人來者奔湊捨父母之養忘骨肉之愛往來

道路旅寓他土人心日偷士風日薄偷苟得也薄謂薄於人倫今

欲量畱一百人餘四百人分在州郡解額窄處自

然士人各安鄉土養其孝愛之心息其奔趨流浪

之志風俗亦當稍厚又云三舍升補之法皆案文

責跡有司之事非庠序育材掄秀之道舊制以不犯罰為行試在

高等為藝按其文而不考其實責其跡而不察其心教之者非育才之道取之者非掄秀之法蓋朝廷授法

必達乎下長官守法而不得有為是以事成於下

而下得以制其上此後世所以不治也朝廷之法直達於下中間

更不任人故長吏拘於法而不得自在下者反得執法以取必於上後世不治皆此之由非獨庠序而已或曰

長貳得人則善矣或非其人不如防閑詳密可循

守也殊不知先王制法待人而行未聞立不得人

之法也苟長貳非人不知教育之道徒守虛文密

法果足以成人材乎或者謂任人則人不能保其皆善任法則法猶可守也殊不知法待人而

後行苟不得人則雖有密法而無益於成才苟得其人則無待於密法而法之密反害其成才之道故不若略文法而專責任也



明道先生行狀云先生為澤州晉城令民以事至  
 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  
 事長上教民孝弟為政先務度鄉村遠近為伍保使之力役相  
 助患難相恤而奸偽無所容五家為伍五伍為保伍謂相參比也保謂相保任也  
 凡孤癯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  
 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孤窮而無依殘廢而不全羈旅而疾病者皆窮民無告使  
之各得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  
 所讀書親為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擇子弟  
 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為社會為立科條旌別善

惡使有勸有恥觀此則養民善俗平易忠厚之政可知矣

萃王假有廟伊川易傳曰羣生至眾也而可一其  
 歸仰人心莫知其鄉也而能致其誠敬鬼神之不  
 可度也而能致其來格天下萃合人心總攝眾志  
 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於宗廟故王者萃天下之  
 道至於有廟則萃道之至也假至也王者至於有廟則萃道之盛也蓋羣生向背  
不齊惟於鬼神則歸仰如一人心出入無時惟奉鬼神則誠敬自盡言人心之渙散每萃於祭享也鬼神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然齊明盛服以承祭祀則洋洋如在可致來格言鬼神之遊散亦每萃於宗廟也祭祀之報本於  
 人心聖人制禮以成其德耳故豺獾能祭其性然



也。易傳

古者戍役再期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仲春遣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圍。乃今之防秋也。經說○論采薇遣戍役。北秋畏暑耐寒。又秋氣折膠。則弓弩可用。故秋冬易為侵暴。每留戍以防之。

聖人無一事不順天時。故至日閉關。

遺書下同○復卦象傳說見第

卷四

韓信多多益辦。只是分數明。

分者管轄階級之分數者。行伍多寡之數。分數明則

上下相臨。統紀不紊。所御者愈衆。而所操者常寡。

伊川先生曰。管轄人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今帥

千人。能使千人依時及節得飯喫。只如此者。亦能

有幾人。管轄統軍之官。法謂區畫分數之法。嘗謂軍中夜驚。亞夫堅卧

不起。不起善矣。然猶夜驚何也。亦是未盡善。漢景帝時

七國反。遣周亞夫將兵擊之。軍中夜驚。擾至帳下。亞夫堅卧帳中不起。有頃遂定。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

明譜系。收世族。立宗子法。譜籍錄也。系聯屬也。明之者辨著其宗派。古者諸侯之適

子適孫。繼世為君。其餘庶子不得。攝其先君。因各自立為本派之始祖。其子孫百世皆宗之。所謂大宗也。族人雖五世外。皆為之齊。衰三月。大宗之庶子。又別為小宗。而小宗有四。其繼高祖之適長子。則與三從兄弟為宗。繼曾祖之適長子。則與再從兄



弟為宗繼祖之適長子則與同堂兄弟為宗繼禰之適長子則與親兄弟為宗大一身凡事四宗與大宗為五宗也又曰一年有一年工夫行之以漸持之以久

宗子法壞則人不自知來處以至流轉四方往往親未絕不相識今且試以一二巨公之家行之其術要得拘守得須是且如唐時立廟院仍不得分割了祖業使一人主之立廟院則人知所自出而不散不分祖業則人重其宗而不遷凡人家法須月為一會以合族古人有花樹韋家宗會法可取也每有族人遠來亦一為之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為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

日疎者只為不相見情不相接爾

冠婚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理會豺獾皆知報

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先祖甚

不可也其嘗修大禮大略家必有廟庶人立影堂○自庶人以下皆

廟必有主高祖以上即當桃也主式見文集又云今人以影祭或一髻髮不相似則所祭已不是別人大不

便月朔必薦新薦後方食時祭用仲月止於高祖旁親無後者祭之別位冬

至祭始祖冬至陽之始也始祖厥初生民之祖也無主於廟中正位設一位合考妣享之立春祭

先祖立春生物之始也先祖始祖而下高祖而上非一人也亦無主設兩位分享考妣季秋祭禰季秋

成物之時也忌日遷主祭於正寢凡事死之禮當厚於奉



生者。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可使漸知禮義。

卜其宅兆。宅墓穴也。兆。塋域也。卜其地之美惡也。地美則神靈

安。其子孫盛。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

決日之吉凶。甚者不以奉先為計。而專以利後為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慎。

須使後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犁所及。本註云。一本所謂五患者。溝渠。道路。避村落。遠井窰。

正叔云。某家治喪。不用浮圖。在洛亦有一二人家

化之。司馬公曰。世俗信浮圖。誑誘。飯僧。設道場。寫經。造像。建塔。廟曰為此者。滅除大罪惡。必生天堂。不為者。必入地獄。受

無邊波吒之苦。殊不知人生含血氣。知痛癢。或剪爪剃髮。從而燒研之。已不知苦。况於死者。形神相離。形則入於黃壤。朽腐消滅。與木石等。神則飄若風火。不知何之。借使坐燒春磨。豈復知之。安得有天堂地獄之理。

今無宗子。故朝廷無世臣。若立宗子法。則人知尊祖重本。人既重本。則朝廷之勢自尊。古者宗子襲其世祿。故有世臣。

人知尊祖而重本。上下相維。自然固結而不渙散。故朝廷之勢自尊。古者子弟從父兄。今父兄從子弟。由不知本也。且如漢高祖欲下沛時。只

是以帛書與沛父老。其父兄便能率子弟從之。又



如相如使蜀亦移書責父老然後子弟皆聽其命而從之只有一箇尊卑上下之分然後順從而亂也若無法以聯屬之安可漢初去古未遠猶有先王之遺俗尊卑之分素定所以上下順承而無違悖也且立宗子法亦是天理譬如木必有從根直上一榦亦必有旁枝又如水雖遠必有正源亦必有分派處自然之勢也直榦正源猶大宗也旁枝分派猶小宗也然而又有旁枝達而為榦者故曰古者天子建國諸侯奪宗云天子為天下主故得封建侯國賜之土而命之胙諸侯為一國之主雖非宗子亦得移宗於已建宗廟為主祭

邢和叔敘明道先生事云堯舜三代帝王之治所以博大悠遠上下與天地同流者先生固已默而識之所謂識其大者至於興造禮樂制度文為下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無所不講皆造其極外之夷狄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城寨斥候控帶之要靡不究知壘土居民曰城木柵處兵曰寨斥遠也候伺也謂遠伺敵人控制禦也帶圍護也其吏事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若先生可謂通儒全才矣附錄○操決謂操持斷決也介甫言律是八分書是他見得外書○朱子曰律是刑統歷代相傳至周世宗



命竇儀注解名曰刑統與古法相近故曰八分書又曰律所以明法禁非亦有助於教化但於根本上少有欠缺耳是他見得蓋許之

橫渠先生曰兵謀師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其術

見三王方策歷代簡書惟志士仁人為能識其遠

者大者素求預備而不敢忽忘文集下同○好謀而師出以律雖聖人用師

無謀則必敗無律則必亂特非若後世譎詐以為謀酷暴以為律斯其為遠者大者惟志士仁人為能識之

肉辟於今世死刑中取之亦足寬民之死過此當

念其散之之久肉刑有五刻額曰墨辟截鼻曰劓辟剔足曰剕辟淫刑曰宮辟死刑曰大辟至漢文帝始罷墨劓剕宮之刑或曰宮刑不廢今欲取死刑情輕者用肉刑以代之外此當念民心渙散之久必明禮義教化以維持

之不但省刑以緩死

呂與叔撰橫渠先生行狀曰先生慨然有意三代

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嘗曰仁政

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

而已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蓋經界不正則富者有所恃而易於為惡貧者失所養而不暇為善教養之法俱廢

其治苟且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

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眾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

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人未行耳乃言

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



古之法共買田一方畫為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  
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  
校成禮俗救菑恤患敦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  
法明當今之可行此皆有志未就

橫渠先生為雲巖令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為先

去浮華而務質抑末作而尚本皆敦本之  
事也勉其孝弟興於禮遜皆善俗之事也每以月吉具酒

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為勸酬使人知養老事

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狀行

○月吉  
月朔也



橫渠先生曰古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

異宮而同財此禮亦可行古人慮遠目下雖似相

疎其實如此乃能久相親蓋數十百口之家自是

飲食衣服難為得一族大人眾則服食器用固有不能齊  
者同宮合處則怨爭之風或作矣

又異宮乃容子得伸其私所以避子之私也子不

私其父則不成為子古之人曲盡人情必也同宮

有叔父伯父則為子者何以獨厚於其父為父者

又烏得而當之雖同宗祖然親疎有分異宮者亦使人子  
各得盡情於其親也不然則交相病矣

父子異宮為命士以上愈貴則愈嚴一命為士則父  
子亦異宮愈貴



則分制愈密故異宮猶今世有逐位非如異居也。樂說

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周道止是均乎。語錄

下同○周道如砥言其平也

井田卒歸於封建乃定。國有定君官有定守故民有定業後世長吏更易不常相仍苟且縱

復井田不歸於封建則其欺蔽紛爭之患庸可定乎

其

其

其

其

官版見本





